

古愚心言十六

蘇子瞻
知不足齋

PDG

善本

應撫院于諮訪利弊條議

康熙二



月

爲諮訪利弊以資政治以安民生事鵬甫海儒寒負戴
天履地之身曾遭閩變佯狂絕粒不下床者三歲保此
髮膚思以此身報國家也久矣屬者甫授洵河如淪
苦海一身墮落萬念成灰忽聞憲臺奉

天子命節鉞畿輔草木知名如羸者之思起暗者之思語
仆者之思行也今承下諮竊以安民生無所謂興利也
除弊而已約陳十八事曰維廉恥曰嚴旌別曰重人命
曰治盜源曰誅真盜曰嚴誣盜曰編旗庄曰清疆界曰

復城垣曰修墩堡曰烙私馬曰禁軍器曰停長送曰驅
土番曰減協馬曰恤僱覓曰飭附社曰甦衝疲每事必
推其由譬諸治病者必審其病之源而後參苓黃附皆
可投諸劑而有功卽弊除而利自興之謂云爾狂瞽無
知謹條如左

其一曰維廉恥夫下吏之喪氣由廉恥之掃地廉恥之
掃地由衝驛疲站差日接踵而吏難剝膚也邑令爲國
家小臣爲憲臺末吏爲斯民父母匪爲往來人作馬牛
奴隸奈地當其劇砲哮積習除勘合火牌內口糧草束

車馬刻至刻應外勒索無厭不見則飄磚擲瓦其而循
牆見之則搥掌揮拳幾乎批頰雖騷擾奉有飭禁需索
准卽申詳而此往彼來循環如織又有同日并擁滿堂
闐然胥役竄遁當此之時指不勝指詳不勝詳忍辱不
校遂以爲庸懦可欺必底於極而未饜耳然其上亦有
仁人好德慨嘆欲絕彼蓋灼見真知窮員涸鮒而至此
而咆哮者流不知一切墊賠百凡苦累動云酒肉飲食
之需芻茭糗糧之餽於令也何有一拂其請出口惡聲
自令之祖父母父母妻孥辱罵慘毒甚於刀鋸凡人卽

鄙且吝甘呼牛馬甘受巾幘亦何忍以祖父母父母日
供言辱惜此阿堵誠痛心束手惟有槌胷呼搶而已鵬
閩人也半生耿耿不過全此羞惡今一綰墨綬羞惡喪
盡俯仰天地慙負何如夫么麼奚足數耳所憂者京畿
近地旗人雜沓視令已若贅疣又日見夫叱辱似狗卑
屈如蠖欲使其起敬起畏相與遵法也難矣幸逢節鉞
特簡星雲仰瞻末吏聞風皆各抒芻蕘以酬諮訪鵬一
介迂疎首以維廉恥陳蓋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也維廉
恥所以勵官常勵官常所以培國本也敢請勅示滿書

漢書榜諸四衢不許往來撥什庫披甲人等當堂當路
凌辱職官并示以衝疲之地吏困力竭迫之已甚必致
捐生惕以利害而動以惻隱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伏惟憲裁

其二曰嚴旌別旌別之不分由彰瘡之不行彰瘡之不
行由講約之虛設與夫下邑有司而不能以身先之也
今日約講期會辰而聚之午而散之聽者惟恐或臥去
者惟恐稍留問以講何章通何句則曰我不知也夫以
化民導俗之書視爲遵例具文之事良可慨已周書曰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周禮一不率
則移之郊再不率則移之遂請於講約中寓彰癉法城
郭置約正副三人擇一齒德者爲之長講之日問有孝
子悌弟仁人善士與夫力田務本勸訟止鬪者有則以
告有司者揖而進之酌以酒再則旌其閭爲國人矜式
其有子不孝其父母弟不恭其兄兄亦不念同氣生大
不友於其弟與夫武斷鄉曲教唆詞訟勾旗訛詐窩盜
窩逃窩賭窩娼以衆暴寡以強凌弱以卑凌尊者有則
以告有司者麾而退之跪於庭又記過焉再則撻諸衆

三則榜諸申明亭甚則榜其門改過者去其榜遷善者
又揖而進之有而不告者縱惡敬善長與約正副均罪
其在東西南北四鄉量遠近合大小總設一講所茅舍
土廠可坐而聽按月各約正副輪值焉總擇一齒德者
爲之長如有司之勸懲也循環申報有司者不時單騎
入其境而稽核焉坐約所課農桑講禮讓查逃盜一舉
而數善備焉昔人鄉約與保甲并行有以也三邑絃誦
無聞現在縣童子試再三勸駕不滿二十人細民比戶
絕不識字亦不知尊親敬長爲何物管子曰父兄之教

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其是謂與聞舊時聽講寥寥幾人
今必使各甲長如期趨赴年十二以上者令之聽士農
咸集老幼畢至擇其中子弟可教者卽於約所各立塾
學請一通曉文字者爲之師官給館穀有能另出脩脯
者聽之仍請此法行諸旗庄准有司悉如表闥榜申明
亭例子弟願學者聽入塾相觀而化消其凌畧之習馴
以禮義之途風漸近古在有司者先之而已伏讀

御訓首章曰敦孝弟孝弟者愛敬之原也明祖分爲二章
皇上括以三字人人親長而天下平盡之矣管見蠡測謹

註一編義取易簡凡民所見者寡講惟求其易知人情
久聽則疲言惟取夫簡要蓋易則聲入心通而簡則神
專意會也容另繕呈伏惟憲裁

其三曰重民命夫民命之草菅由旗人之倖脫旗人之
倖脫由窮丁單戶怯於解部守候困苦顛連而急以請
罷也伏思

皇上好生之德與天地同體凡在覆載中有不與被堯舜
之澤者皆以爲憾今民被旗人毆死者呼天搶地詞未
發而旗人逃矣不曰伊主之差遣則曰主家之未歸且

有闔庄皆旗詢其旗主是何牛衆皆諉不知比及差役
血比旗人弗出不得不獨帶苦主往檢嘗自標知縣彭
鵬拘而屍場待鞫弗出如故甚矣下吏之負天地而愧
鬼神也比及具詳例以旗人命案外官不便審問仰卽
解部苦主聞知聲淚齊下曰死者不能伸冤今起解則
生者累死是以一命而斃數命也俯伏乞罷一不聽則
環庭而哭再不聽則跪道而號迫則遁去無影無踪勢
不得不代爲詳代爲詳而兇人漏辟矣嗟乎民命之死
輕若夫雞亦烏知上有好生之

主如義釋者乎所以日夕思之哀影自對而不遑以寧也
恭惟憲臺代天布德爲民造命之初敢請具 題著爲
令凡旗人真正毆死人命卽苦主懇恩免解亦須錄供
咨部未減定罪以謝死者若卽聽其罷彼殺人者知在
外例不得審起解民又畏途何所憚而不橫且暴乎緣
人命含冤恐干天和伏惟憲裁

其四曰治盜源夫盜源之不息由窩主之居停窩主之
居停由地隣之含嘿畏威懼禍而莫敢發也窩有二或
饑寒而不自全相依爲命或城社而無所畏憑藉而行

鵬所謂莫敢發者城社之奸與饑寒者盜同而勢異也
今馬賊時見告矣世必無不飲不食之賊亦必無不芻
不秣之馬突如其來馳驟數十里外飲之食之秣之芻
之其不能空中樓閣也明矣非其馬出後槽人自爲盜
家自爲窩則必神奸巨棍力能制縛人居停無畏防口
卷舌若細民之家所敢窩者步賊而已一有乘馬挾弓
矢佩帶刀鎗者宿宿信信四隣環視而起無重門深屋
彼欲藏奸得乎請於保甲中勅查真窩有猛如虎而毒
如蛇者十家隣密首地方官密詳立置如法孟子曰國

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仍請官給十家隣印炤遇以飛禍中之者免坐如是則人人敢言而盜賊無托足之所矣伏惟憲裁

其五曰誅真盜夫真盜之漏網由隣封之推卸隣封之推卸由叅罰之念繫而自護之心生盜賊之無忌憚職此也書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懲漢法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本朝律載強盜不分首從皆斬誠以法嚴則人不敢犯書曰辟以止辟乃辟今盜有於隣境擒獲一一供承及至失事處所動輒反招所司者指

原問爲喪心讎初審爲誣盜夫無故而殺一物仁者皆知其不可況人命乎然鵬不議放虎歸山縱以噬人者爲仁乎抑見兩頭蛇毒能殺人撲而埋之者爲仁乎經云殺一闡提可供五百羅漢梵云闡提譯云惡人盜乃惡之尤者也故凡緝盜緝逃者同名爲緝而緝逃者無株連別州縣之理而緝盜者無曲徇他州縣之情蓋逃株蔓則禍出無妄而盜徇護則毒流無邊也夫利人之財戕人之命兩者相因今以人之性命與己之功名較孰輕孰重而況窮通得失冥冥有主安能一一逆料事

事彌縫哉惟有循理去私不避嫌怨成敗利鈍聽諸天而已合請申勅各屬隣境獲盜慎諸初供證以失主供明證確毋俾免脫書口要囚服念五六口至於旬時大斷要囚誠以爲囚求生而不得而終不能貸以死耳議者謂刑期無刑宥之三夫殺之飛霜烹之乃雨上天好生之心在於刑罰之當與不當不在於寬與不寬也伏惟憲裁

其六曰嚴誣盜誣盜之戕害由於真盜之漏網真盜之漏網由於平民之冤招盜日以縱而民日以蹙也鵬所

謂誅真盜者指律內所稱贓證明確及當時現獲者言也贓證明確則真不明不確則多誣當時見獲則真事久扳供牽連又多誣誣之禍非一或番役私自弔打及武衙門擅用非刑拷勒成供之誣或設限嚴緝緝捕畏比見平日匪類者不論此案有無卽指爲盜之誣或捕役不擇而噬或憤盜挾仇而扳之誣或營弁自顧罰俸州縣自顧降調隨聲附和煅煉鉗網之誣夫勒拷成供與卽指爲盜爲噬爲扳遇一慈祥精明吏力爲開釋終無死法至於煅煉鉗網隨聲附和而惟自顧則民斷未